

服談
一部

東京新纂昌記甲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08
4



文庫11
A 1908
4

行刺月十第車四世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目錄

博覽會

臨時祭

附

說教場

開帳

夜肆

附

流歌

雜商

新繁昌記四編目錄

麥湯

西洋斷髮舖

新繁昌記四編目錄終

新田泉文庫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服部誠一 著

博覽會

夫人之智識者，生於聞而長於見。聞一事則移左脚，見一物則進右脚。近世則逾前世，今時則倍昨時。明年之進步，笑今年之矇昧也。必矣。以當今景況，比之於慶應以內，則進步之階級，恰如井底一蛙，出於世而吞万像，其力能載地球而匍匐於天。古今物類，藏於目下，內外事情，記於臆底。智益開明，識益廣大。

新繁昌記 第四編

實如易人耳目然何所馬骨入歌妓藉鬻一媚言而
 昇公侯之尊姐彼迦陬生列學員簿受三顧命而登
 台鼎之爵位等則瑣々細事不足以為異元有其才
 而唯磨其垢功德之所致非有猫變虎愚化智之大
 沿革也人弘其知識則世界事物無一可異者雖妖
 魔亦然矣昔日画工九山氏創描幽鬼之想像被髮
 尖腰蒼顏瘦臉眼眸如含千恨淚口舌似訴万緒怨
 人觀之則神魂震慄身毛直豎曾唱幽靈二字則足
 以止孩兒一夜之啼聲後世形之於演劇場寫之於
 落語家如重女阿岩之凶魂人見而相狎兇侮而不

怯蓋知幽靈之為物真如劇場一物燐火非可異鬼
 面鬼聲斷無是理也雖乳兒不見其實物則不曾信
 之亦不曾異之今日則以查卒代幽靈曰巡查來則
 啼兒忽默是兒之智非加其量唯觀其實物而真
 生其恐懼也万物邈其原而能究其理則宇宙之間
 概無可驚者特可驚則在人智目今之開明武藏當
 年荒涼原為鳥啼吾孀之荏戶城又改稱東京而為
 花開九重之大都會實可驚之第一也世人目擊其
 換易知識隨開而不敢異其沿革前日有人於茲曰
 能一日而奔長崎一月而到歐米則人聞為狂兒耶

新編目言
 第廿四

見為天狗耶必不有信之者也。見海有火輪船陸有
鐵軌道而始信之。今日乘其船車而不驚其發明。輕
氣球若流行於都下則人必為與人車一樣觀。余輩
亦遇這隆世依然赤貧而不化福神者獨可異之一
也。知識之生長於聞見恰如始飲一滴酒而終傾一
大白不覺而進步者也。若有財力則能一巡五大洲
而可弘其知識。然世有禍福人有貧富國民盡不能
巡行世界而觀其實景也。雖泰西諸國未能使庶民
皆知萬國故設大小學校而專培養人智讀地理書
而知世界地形閱歷史文而識萬國事情而記者之

智亦有廣狹書亦有異同。又不免傳聞之謬。如新
聞誌亦然未可盡信其書也。於此設博物館而聚世
界品物坐而使知萬國之景况。次之以博覽會而新
人耳目蓋隨人智聞有發明事一事不必止一物
亦有生百是所以閱博覽會而補博物館之闕也。如
我日本自政權遷武門來公伯割據雖有美物名產
秘而不使輸之因襲之久以我一州為一天下安其
管見而不敢求之於他慶應以降方機一新解人民
束縛而設幾多學校使人智廣及全世界。今又閱博
覽會而網羅內外之万物以許庶民縱覽是即使人

新編 第四卷

智長於實見也。決非如贗唐人、閱書畫會者。余記其概畧，欲以告僻邑井姓。決亦非告生然物品之多，文筆之拙，不能記其一二。唯摸其形容，爾觀者詳欲知之。須到博覽會社，投二錢，而實見之。即揭榜文，與閱帳說教榜等，並立在於日本橋頭。

數室之間，長架重層，低欄曲折，千器万具，整齊陳列。古奇新珍，擲比鱗次。佳俗雜居，和漢混淆，與骨董家之肆店一樣。中央設小臺，而矢幾箇，方匣縱橫區劃，以署貴品與微物。露顆點綴，星光羅列。也似割烹亭之碗架，方品隨其類，而異其室。先安置鳳輦於前室。

右側大方四尺，而形如小宮。烏漆金鏤，紫幕耀々，翠簾晃々，望之儼然。近之莊然。觀者鞠躬而知有其靈威。玄閣正面有一大地球儀，先為使知世界地形，而後示其產物。耶第一室，集古物舊品，缺瓶半腹，則奈良皇城之所用碎瓦一片，則鎌倉幕府之遺物。釋伽手筆之經文，神農自製之藥草，癸某塚墳所得之鈍劍，則渾身腐爛，或想藏於大地腹，幾千年。閑某神帳奉遷之明鏡，則全面陰翳，果是隱於天嵩窟。百万歲金貨銀幣，大判小判，恐經石川熊阪二大盜之手，采珊瑚、壓口、玳瑁、隨子、疑自柳原切通。在之而露肆轉

新編 卷四

賣一架則陳官服。袞龍躍於聖袖者則御即位之正服。七曜輝於宸襟者則大嘗會之祭衣。一塊電光乍認金冠。比聯珠影始見石帶。楛子骸骨未粘飯粒。何思一位之鳥。鴛鳥雛形曾無羽翼。此是武士之冠。緇衣黑於烏。赤袍赤於狐。長烏帽子如壽老人。頭素襖大紋似布袋坊。面側有繡裳可知是女官服。緋袴之緋濃於小町。緋唇白綾之白清於楊妃。白膚三尺垂髻。鬢曾招業平朝臣十二。比翼衣舊並中將維盛紫式部之綿綺褥。稻田姬之花樣裳。彩霓重襖。紅霞濃抹。第二室則收羅古代之兵器。紅鞞甲冑。金鏤馬具。

綺羅欺星光輝奪日。形弓差剛。或應三位賴政射怪鳥之弓。羊頭鳴鏞殊大。想八郎為朝貫賊船之前陣。大鼓曾鳴不平。大馬印屢揚武名。羅城門。蝶缺牌面。城門蝶缺木。係渡邊綱功。大江山。鉄樋即源賴光獲。菊池之千本鎗全。一貫千首。權五郎之大刀。曾束斬百敵。辨慶笛出於高館。古跡義經袴。獻自蝦夷人手。信玄大兜植毛。不似法師頭。秀吉面甲帶。皺自如猿猴。面楠公短劍後醍醐。磨忠光於千古。義士提燈照義名於今世。刀劍架上有龍吼而水滴者。即是五郎入道正宗。青江下阪。千壽村政。僅列其左右。電光掣

新編昌記 第四編

空青蛟蟠野一架則茶器古則益古舊則益奮器皆
醜負具極頑躄一奇一佳自有風致千利休翁杓子
不知其名則不充一銅錢價浮世又平彫物若其質
物則何如三文切飭草廬之敞壺曾受侯族三顧山
寺之缺釜今為豪家一寶樂器則陳其後架焦尾之
琴青葉之笛琵琶篳篥絲竹金石官商儼如徵羽繹
如皆出於斯十二絃古未能斷英雄腸三線絲今日
巧飛以年魂一方堵紙一方雜墨雲葉飄飄烏汁凝
結筆頭在傍未放薜蘿越前指先生與土佐矮紙子
越前製本書紙比肩南都平章事隣東京管城侯相

交東邦之繭絲總野之木綿又陳又排綿布絹帛紅
白相脉綾羅錦繡金碧互輝七十餘州之布帛交錯
競美枕藉圖彩可知經百婦手來成點抹紅阿娘
之紡績數痕泥淚寡婦之組織山城縮緬淡彩寬
薩摩藍衫涼於流霞甲州綿稱短命結城紬甚長壽
八丈鳴於黃西京高於緋越後之縞締玉川之絲纈
經縵緯繡花彩鳥紋百種千色織出於一室內中庭
忽見隕星之光煌々輝々炳乎射人即是日本第一
黃金之魚虎以之為博覽之會主一鱗價足以起一
家願以二箇畢九易其一片聞有八丈四面狸之罩

九亦出之於博覽會，可得一大商利。其狸果產何國乎。開明之時世，他日必輸自海外來。

磁器瓷瓶、珠々疊々、酒壺、花瓶、水甕、火桶、帶錦色者，

則山城、肥前之名產。漆碧紋者，則美濃、尾張之精品。

近世陶工之盛，造巨大燈籠，過六尺者，高不異石造。如

小便桶、殊大，雖連數尻，發不為狹。欵具銅器，亦與陶

物、伯仲。石榴砲一丸，可斃百人。尻籠銃，双手能放，万

九、鉄瓶、圓於地藏頭，銅釜大於地獄釜，獸面爐、坐鴨

脚架立，銚、鉋、鑿、鋸、短長相隣，在一隅。本邦及物，最為

利。雖菜刀，足以斬鉛魚背骨，況刺身、庖丁、并一室則

數種，漆器、描金、香盒、銀錢、書匣、簞笥、桶、爐、平滑流油

光澤，鑑人梨地之高机，或是石山寺之遺物。烏髻之

書架、想應小倉山之寶器。縫針匣、拼鏡臺，是非中將

姬之愛品，必屬阿輕之道具。如農具、與工具、陸續交

錯，雜居於一室。素山子之笠、權兵衛之蓑、狐播種之

鋤，亦在其中。耕種器械，一切疎粗，非奇非佳。沈泥、沈

冀固，雖無可觀者。人間生命全係這物。瑞穗國名生

自一犁頭，百穀千菜，無不生。自是善用之，則富，不用

之，則貧。國家盛衰，畢竟在這。耒耜如我瑞穗國，開墾

之術，最為盛。穀類多於庸醫，百藥、簞笥、青菜多於觀

音千手指頭草實木果等物如塵如山有栗隰有
 梨桃三年柿八年而結實紀州之柑船鳴名於絃妓
 口外山之乾柿竟味於娼婦尻甲州之葡萄亦美於
 腐儒氣味酸今列此會者藏玻璃筒而密緘其口概
 係外國產恰如隔牆見處女唯觀其面未嘗其味不
 知勝本邦產乎否獨以椰子實為奇品能琢磨之而
 如膝行單九者可以代杯杓輓近鑛山之術亦至盛
 大金銀鑛窟不為少焉如佐渡金山有某氏所彫雛
 形即割獨木而為二片兩面摸其真景合之則為一
 山全面目真乎不異入其鑛山觀之是亦會中之一

奇品窟中恰如蜂巢也似石榴一則寫窟中景有把
 鶴觜鋤似鶴形者有擔蜘蛛網袋者荷土者浚水者凹
 處則架小梁凸處則懸梯子千辛万苦汗勞可想一
 則鑛夫之家景也有春鑛石為密塵者有篩鑛粒為
 水簸者有丸之者有鑄之者百手千掌艱苦堪察觀
 者必知金貨之貴雖財主有迷妓輩一片艷語而生
 擲千金之心者乎亦足為放蕩者流懲器一架金鑛
 一架銀鑛如錫鐵等鑛石碌々作山至合算海外諸
 邦產多於西河原之石夥於濱真砂之數或帶淡紅
 或含濃碧雖同一金鑛各異其色金鑛與銀鑛不可

得而辨此石，可能養強兵，又可能保政府，如金殿玉樓，女御侍妾，不足計何思人間之貧富，國家之興廢，在一箇石躰。又列天然石於其左側，怪兒異躰，有妙頂禮奇者，有滅法鬼佳者，有如蟠龍者，有如獅頭者，富士石有焉，築波石有焉，珊瑚石，玳瑁石，連陰陽石，羅列如星，矢根石，菊面石等，不知其數，如陽莖石，長八寸有許，與妓戶奉安置金陽物，差同其大，夜娼亦足以飽。至竹木種類，最為多焉，紫檀，黑檀，鐵刀木，紫竹，淡竹，孟宗竹，如松樹，杉木，苦竹，寒竹等物，斗筲何足算。東洋諸國，所以富竹木者，蓋由藪醫者之多，與

木偶人之多耶。聞泰西不曾生竹類，或所以名醫輩出歟。一室有北海道品物，屋宇如鳩巢，編丸木而為小廬，衣服如荒布，織木皮而製麁布，什具一切不異。茶人玩物，聞土人頗嗜酒，以着陳外套，醉倒於沙上，為人間無上快樂。世人以為蕃俗，然聞化先生而沉湎於酒，傾家脫衣，竟吐血死者，不鮮矣。以彼為蕃夷，則以是，可為其酋長。須近前一觀，這蕃物，免為其酋長。兩室有支那朝鮮器物，武內宿祢，伐百濟所獲香爐，加藤清正於蔚山所搏虎牙，支那帝之獻物，朝鮮王之貢品，可知以累世振我國威於異域也。一室則

動物之集會。毛獸頭多於狐之婚禮。飛禽嘴多於雀之酒宴。狼面與貪吏如不飽。鷲眼同撈兒似無虛。貓尾長贅於痴漢。食官祿。鷹爪利銳於奸商。執算盤。豪猪蹂躪泰西。飛行於日本。鳳鳥翔翱聖代。求儀於東京。百獸千鳥奇蹄異翼。三足之犬。兩頭之蛇。兩頭蛇一尺許至頭分為兩國橋頭。未曾見者多焉。如魚類捕尋常。魚網難獲物。來鯨魚之骸骨。鬚莖倍。巨人脚。脰胸之觸髀。眼孔如小兒頭。河豚腹膨。貯於爨婢。食薯芋。鱉魚頭圓。圓於餉尼。蒙帽。粧三尺之蟹。一丈之鮫。遊域之物。異國之產。交錯。龍尾。枕藉橫鬣。昆虫亦然。螳螂。

怒而見人。蝙蝠潛而避世。春風蝴蝶。黃白交翼。秋風蜻蜒。大小連羽。金鐘兒。欲與金琵琶語。狗蠅黃似債。紡線娘。織蚯蚓之笛。駐兒之戀。幾種飛蟲。結巢窠於一箱內。凡止。從混沌之神代。下至開明之今日。宇宙品物。盡萃於目下。此中未見者。不過水虎之屍。珠赤鬼之首級。最後室。則泰西品物。蓋輓近移。自澳大利博覽會來也。金鏤銀飾。星光咏射。珠器玉具。水色滴瀝。玻璃粧鏡。佛國製品。幅七尺。長過八尺。大於地獄。焰鏡。蠟石。貞像。伊太利產。羨於龍宮。乙姬。面活版。器械。一瞬可摺千紙。紡績道。

新編 卷四

具双手堪線百絲左區埃及塚山圖埃及塚山土中
之大工功而而觀古風於今日右額英國議院畫而
冠全世也誇盛勢於世界婦人常袴長於塩谷判官外套男子
禮帽高於鎌倉府公賴朝頭顱貨幣必印國王頭
鷹眼龍髯庶民搥之而肚裏自生尊意勿誤認刑場
之梟首圖畫多摸美人半身玉臂啞乳少年觀之而
股間乍生凸所有或想西教之觀音無毛筆紙而書
二十四字速於蟹行而面紙翻而記五大洲事細於
虫螻更紗之花紋暗香欲動羅輸之鳥紋薄翅如振
白甕器之白甚白紅飾物之紅殊紅約臂環勝達魔

防瘡袋

耳輪防瘡袋倍阿龜松茸卷烟草形歎老犬陰莖蒸
麥麵大似野馬生矢食物一切帶牛鼻腥飲醬悉皆
如猴釀甘其他品物雲集星列其數不可算坐而視
全世界指而觀乃像物千品万器無不聚無不出其
博覽其博覽全備品固歸博覽不具物亦博覽如吾
畫愚物亦博覽會中之一物
戶鎖人定夜過二時室內何物為人聲歎曰嗚呼吾
弓箭兄弟今日之薄命如何上古與兄等辱為八幡
大神守護職奉神功皇后征三韓也大東國威於異
域從太郎義家討叛賊也永鳴勇名於東郵或射怪

新編書記 第四編

鳥或覺魑魅武權全歸於吾兄弟奈須與一之中旭
 扇田原藤大之殺百足皆係我腕力如我墓目稱武
 門之秘術鳴鏑一鳴則雖惡鬼怪鬼無不震慄有其
 神靈可以知也故食祿於我門者幾百萬近世砲銃
 之跋扈於邦內也噫吾權勢頓衰與兄等偕落魄於
 腐士家不觀天日已久矣形弓與弦離居白箭脫羽
 流寓而後憂悶如何哉不啻為墜煤埋身躰蜘蛛被
 縛簾床遭泥手恨積於山方感深於海弓之寄食於
 骨董家者鯨膠之粘力亦盡而皮肉分裂彼侮而稱
 贅物是賤而謂蛇足或有遭切斷化警棒者或有被

縲緲為庭垣者矢則一束三文為炊薪火葬於竈中
 豈雖欲不歎得乎余數輩列此會者真如脫虎口一
 箇鏘然振袖曰余亦有所同斯感慨余明珍信家之
 第一男也始父之生我也用鑿鐵造身躰百鍛千練
 竭心力而漸成矣頭戴銀星辰額揭金銀形緋衣紫
 裳堅骨固筋君輩勁弓雖飛百箭來余不少憚遠則
 驗於一之谷近則試於大坂陣終被養於大家而為
 愛子常入烏髯匣室少不離養君側近來羅紗筒服
 頓受殊遇於我君余罷一朝而忽衰正是春晚落花
 委泥秋老殘柳凋霜禁錮於庫隅已數年幸而得赦

與君邂逅。到城余輩零落如何哉。服美衣者雖或遇
顧五月五日之飾物。觀天日不過一年一回。如吾從
弟既受辱於古鐵商手。衣裝見剝。懸繼賈擔。身軀見
解。役鑄工家。陷這塗炭。皆係烏銃氏之跋扈也。此患
何以能除。此怨何因。能報熱思。將來再不可出於世
寧舉親族為浴解物。嫁砲工師而化銃一躰。為獅子
心中虫。則何時可能報其宿怨。君輩羽箭速為鍛。竈
炭可能得而溶解。余身是亦復離之一端也。又一人
長歎曰。吁。汝聽余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凡幾何哉。
僕原來某國之產。曾斬惡鬼首。或屠毒蛇腹。入軍門。

則不知誅幾百賊。鮮血飽濺。偉功屢顯。遂以日本刀
名稱中世。為某氏珍寶。殊遇恩顧。朝措余衣。夕磨余
面。出入不離其腰間。先主人頗勤文武之業。實為托
身之人。戊辰之亂。內外恟々。衆庶錯愕。舊主不堪懷
慨。而携吾奔東。郵苦戰數回。主人竟死於矢石間。余
身亦蒙瑾為擒。而從某氏數月。既而落於骨董舖。轉
賣東西。受侮不少。遇辱既多。輒近脫刀者流之行也。
吾輩直價比前日。不過十分一。雖高祖正宗顧之者
甚鮮矣。僕終係奸商手。而一家分散。目貫則為烟袋
銚具。鐵錐則為紙商鎮子。鋸與接葉。則由帶金衣。役

新編 第四編 十三

於鎊工如銅綠與銀頭則飄然去不知其所在一身
又降將代小斧者既數回是故單身來於此也吾儕
偶雖有鈍性比之於異域產則其利不待論然世人
棄我利刀愛彼鈍劍者何乎兵器元保國之要具汝
鈍士以為玩物耶追想當年實不得不慘然淚下一
人切齒扼腕曰余零落如泥土至無容一身地距今
十年以前出門則整々堂々士為前驅而街道猶狹
行人先認余頭而後知其主一治一亂世變物換僕
輩先弓箭既已為長物中尤長物連大鎗長身皆屬
首蒲槍無曾顧吾曹者如劍君則反令至落魄無家

系斷唯不過代斧斤伐竹木耳吾輩則無業可換全
身生鏽不知所為流寓商家者不見容其室佇立於
檐下而空待其腐朽子孫之斷絕已在目前君輩憂
心就與余身霹靂一聲又傍有人大罵曰汝等鈍兵
可默々々說昔日之富貴歎今日之零落悲亦甚矣
其言皆係不肖已拙而嫉人長汝等百器雖襲來余
以數彈丸能可挫之我國若有外患汝何以能防長
槍不及飛箭不達蒙鐵甲拔利刃世然立望彼大洋
輿一箇彈丸若來則非汝等可支是所以余曹振兵
權於世思也我國由汝輩未全滅又未全洗兵士之

旧弊即其是開明之罪人，從縛葬於大洋底，可矣。汝若改其過，則因其旧功，可以補防盜之警，兵員也。須脫旧習，從余命。余亦經幾變化，而成今，全備廢棄，火繩砲則第一之沿革也。如馬具輦，能與世開明，全變其旧樣，猶如弓箭，無所可用。汝眷族不如入神道家，守其秘術，以防外教來寇也。兵權全在余，掌握世界何物，又能出余上。幕內乍有聲，儼然振衣曰：汝砲銳，勿慢言苟生。我皇國者，皆余旗下之士也。抑迎汝於異域者，係誰指揮？是余采幣之所令也。汝等謹聽余言，余身不帶寸鐵，而能指揮百萬兵，余非軍將，未曾接

遇汝砲，捨余謂，挫兵權者何？我余若不用，汝亦不免為鐵商奴。苟為余主者，晒眼於兵書上，逆謀於幃幕內，而後命戰於余。三軍勝敗在余，一身上，故觀世形勢最速矣。迅變采幣為鞭或劍，改名曰号令，雖換名與形，未失指揮本旨。如余屬吏，既一新，旧樣螺貝為喇叭，陣鼓為呼笛，旗章與大鼓，則唯變其形耳。汝砲亦一變其形，與余輦同其趣，弓箭之悲歎，甲冑之哀泣，其情雖可憐，余未如之何而已。獨銘刀有所可用，汝祖先名草獲，即三種之一寶，人豈棄之乎？然愛汝徒則恐，挽回兵士，旧風是余所深憂。汝轡可屬廢物。

陣幕後，後撥裾曰：采幣大將，勿獨高其鼻。大將亦僕幕中一人，且君親父母，遺跡既被辱於紙屑商手，君雖未落家名，猶執權於兵器上，其實如受外人指揮。何等面目，能誇於人。烏銳氏則異域產而非我國人，僕身雖下士官，未改旧樣，依然陣幕而兵器皆在僕幕內。僕若去陣營，則敵忽視樂屋，謀畧必洩，謀若洩，則雖有百器，狂言難成。僕謂皇國旧大臣可矣。群器齊放聲曰：汝以不改旧樣誇於人，是即旧幕也。鑰倉權威今焉在幕，冷笑曰：不答既往，不遺賢才，則當今之美政，身雖旧幕，天不棄余才，而貸余以菊花紋。汝

砲輩能向這菊花發耶。余不執一凶器而橫行於邦內，人皆畏敬而平伏於余脚下。汝等猶能發慢言耶。時有警蹕聲，錦影晃然曰：汝百器議論，朕在簾內具聞之。汝百器皆同朕臣也，用與不用，只在朕心。何又爭其優劣。古以弓箭守我國，今因砲銃保我國。砲銃亦因有弓箭旧功而生也。况槍劍乎。朕非敢棄旧採新，特以是換彼耳。汝百器皆有其職，隨又有其功。非與汝有司腦力，朕抱日丸獨焉往。汝百器其黽勉群器頓首服於一錦旗下。

金鋪低尾搔首曰：吾日熱思吾身，將來無一樂事。憂

心悄悄，如津失舟，又歸何處。一榮一枯，浮雲遮月，吾
心之愁，雲如結凝而不散。一歎一悲，暴風如妬，花吾身
之金花，如掃衰而將落。嗚呼！世事如夢，真不可恃也。
喟然而歎，潛然而泣。古瓦從傍，撫其背曰：君勿悲歎，
天下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余少也貴矣，曾住福
原御所，屋根當時平氏之兵勢，如激浪包山，清盛之
權威，似飛龍躍天。公卿之車輻於我庭，諸侯之馬嘶
於我門。官女競花，管絃湧海，酒池肉林，又舞又歌。余
坐其上，而實覩人間無上快樂。時去運傾，夢醒興空，
奢侈之平家固無二世。數年而源氏勁風起於東方。

平氏親族與秋葉飄颻於四方，而忽以余屋如烈火，
滅一年而棟傾，二年而屋崩，吾身竟埋沒土中，不覩
天日。幾百年何思，遇昭代得再與諸君比肩於壇上，
運命同在，天用行舍藏樂天而已。金鋪又歎曰：我與
君則同是屋頭人，位置雖同，遺恨更異。余在名古屋
也，住名城櫓頭，日本國內無不知余者。余名與天逆
鋒頽頽，時勢一變而命余東下，促駕不止，固余所不
欲。婦鋪亦不肯去，故國想到吾妻，則直係鑄幣師身，
躰被分析，必不免其死。雖然，主命之重，不得不奉生
從受辱於他方，寧不如自死。夫婦接尾，將投濠中。余

又思世人見二人死恐下情死汚名情死汚名典黃通音死亦不得忍耻掩淚而來東京余心與士族離一様加之夫婦離居一夕不同其衾聞婦渡歐洲絕不知其安否余幸而雖未就死地與腐劍缺瓶等汚物同受庶人玩弄心之耻如被囚戶拘引為街頭觀物終此會則諸君復可歸其故鄉余身由有貴價到底不免鍛竈之死恰如抱壁沉淵噫如此感慨何說了而又泣下腐劍磨鏡缺瓶開口憤然共進曰汝金鏞汝頑愚何故輕侮吾輩々々神代之功臣也久蟄土中如野有遺賢今遇微顧者所謂舉人才之本旨也汝聞

口則稱貴族是猶旧疾說往事今世之所深耻也且汝雖為貴族未曾聞有旧勲我劍則在神代討賊我瓶則事皇祖供飲天恩其旧功遥賜吾輩於都下也余反耻與汝並立汝無用之贅物不如一箇盆石鏞振金鬘露銀牙曰汝不具物勿慢吐世言余若脫一鱗則可得買汝曹數百名盆石者何物若不遇其人轉於道路遭馬矢浣盆石敦然起曰余為無用玩物固不俟汝輩言然余性有美質而非人造物擲千金容易不可得故受人愛顧而常坐床頭且余髮鬚鬚富嶽頂上帶白色則如冠冰雪腰間含碧紋則似吐

雲雨是皆天然之妙造也。在家不變入土不化。鉄劔則生鏽。瓦瓶則必缺。黃金亦出則忽變。楮幣皆不如余磐石難得也。汝金鋪推其本則佐渡之砂石不異何所馬骨為封侯亦何足尊。鋪乍起身曰。汝小奴能侮貴族乎。闔會万物合其全價。不過余一身價。余將賣半身而使汝等於尾下。又何言焉。金鱗皆豎銅皆半裂。奮然已欲飛去。香爐轉來扣其鬣曰。君請坐聽余說。君為高貴世之所能知也。斗筲古物何足共論。余亦雖曾要貴權。本來贅物無用則亦無價。故不敢說。曰。君身不論新古為世累寶貨。苟與彼輩交言。

則如自浣其身。請又勿言。請又勿怒。香爐故燒一香道。世事如余烟消則無跡。議論亦然。亦有何怨。鋪傾頭曰。余豈敢好辨哉。彼佞言逆余耳。余不得敢默止也。香爐噴烟曰。君曾止死者。恐受黃銅名也。今與余輩頷頷則非鈍刀古瓦。儕必不免為石香爐。俗呼伊呂志古 彼下黃銅不亦一階乎。鋪笑曰。子言真高論。高論 臨時祭 附開帳

上下神祇本祠末社無慮數千。所在無不見華表。行處無不開鳴鈴。殊以日枝山王神田二神為大社。芝

口有神宮深川有八幡赤阪之氷川湯島之天神等
屬中社琴平社鳴靈名于虎門水天宮鬻冥福于濱
坊其他安置新社者亦不數大小祭祀益繁益盛老
幼群列傾海湧山從來以日枝神田為都下兩大祭
事隔歲行之二神之產子以日本橋為其境畀互爭
華美共競新奇錦繡塗地綾羅掃塵傾囊賭豪以為
一壯觀名妓束雲鬢而擬袿男紫衣緋禪艷粧盛飾
二人鳴柝木三人曳鈿棒徒行而為山車前驅麗娘
蒙翠鬟而學俳技長袖寬帶花顏柳腰一女摸妃樣
一女馮武裝舞躍而為神輿後殿物色之美麗人心

之狂譟實驚僉眼然箇是不過一祭日戊辰以降神
事祭式一變田風更稱臨時祭者起先祭數旬橋頭
街上揭榜文曰某社臨時祭自某月至某月與佛閣
開帳甚同其趣或與釋迦佛共有自遷方遷祀者釋
迦佛仰東京賽錢增尊躰光天逆鋒未上野賴東國
奉物磨靈身鋪神遷佛來靈趾妙脚輻輳於都下富
士講之錦旆飄於品川成田社之綺幟閃於千住男
女排陣鐘鼓整隊邀神聘佛先祭已為一祭事蓋敬
鬼神而迓之者亦神佛一新之繁昌
本社正面奉安白幣左移神木右立錦旗莊嚴裝威

華美輝祥。一雙吉鼠供海味百種。新菜獻山珍。千點
 燒燈。衆星照靈。方顆積餅。明珠數德。一箇賜神酒。一
 箇賣靈符。賽錢兩抱。打鼓雷轟。更安置一明鏡。設高
 壇於其前。一箇神官衣冠束帶坐壇上。說敬神愛國
 之道。聽者滿堂。爭席占地。一席則往年博識隱居。一
 席則近日入學丁稚老媪五六合掌。俠男六七接臂。
 橫坊外。妻裏店新婦。番頭手代。士農工商。男女老幼。
 雜居混淆。大小連頭。不異團子肆前。教導振白幣。徐
 說。出曰。夫我日本者。乃神統御之瑞國。有其靈驗。
 冠全世界。抑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立天。浮橋執

三條教憲

天瓊矛以探滄溟。鋒頭水滴凝成一鳴。形如蘆芽。名
 之曰馭盧鳴。二神降臨其鳴。生邦土山川。生靈万物。
 是我國成立之始端。天祖大神則二神之長女。大神
 御高天原。照臨世界。大神避弟素戔鳴命之暴行。入
 天石竈。六合忽暗。群神懸鏡。奏樂大神啓戶。微見
 之。四海復明。其時之靈鏡。即是也。須近前拜一拜。大
 已貴命。少彥名命。經營國土。愛恤蒼生。禳災療病。百
 姓聊賴。而後皇統一系。方古不易。終為安樂隆盛之
 一豐國。汝蒼生。今日浴無量之德澤。皆天祖大神之
 恩賜也。神不崇乎國。不尊乎往古。蒙古之寇我西邦。

也。神風一起，覆賊兵船。神功皇后之親征，三韓也。神
兵一怒，鑿毛唐人。神德不亦大乎。國威不亦盛乎。須
拜一拜。天祖大神，則我國之始祖。而乃汝蒼生之產
神。故以敬其神，愛其國，為人民之本分。汝父母，則大
神之苗裔。汝若不孝其父母，是不敬神也。汝室家，則
我國土之一分。汝若朝眠素餐，苟懈其業，是不愛我
國也。天祖大神之明鑒，乃赫々日輪，常監萬民，動情
直降賞罰。可不恐乎。可不敬乎。汝身服膺神國教意，
口唱天祖大神四字，十萬萬災，必禳除。造次必唱祖
神。顛沛必稱祖神。苟勿唱一遍念佛。此時婆群鳴數

珠摩一摩，低念南無阿彌陀佛。更連捧雙手，合一合
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阿南無妙阿々妙々神
教。忽混佛恰，是似白幣與佛子戰。一生引其袖曰：汝
如不奉神教，然何不唱祖神。翁婆道得聽，這靈驗真
妙之教。全係如來祖始之真德。南無阿南無妙生道，
汝必不免神罰。汝眼忽失明，汝耳忽失聰，汝命亦恐
還高天原。翁婆震慄，一心真又唱南無妙南無阿講
師曰：祖始真人，為難養。近之則不尊，遠之則瀆。
錫商養買魚鱗相連，酒壚茶竈，犬牙相接。三伴五伍，
假榻而憩。一榻喫茶，一榻呼酒。又茶又酒，一群鳶肩

聽神教來無方滅法說神論佛甲曰小可連中元來
無學一拳能搏千人大口未讀半字因飲水道水能
養東京人之氣象未詣伊勢地又未知日本魂之風
味唯獲稗義能守頑節挫強助弱意豪氣傑標々赫
々有進無退有急奔請援兵於不動君無錢迫要僥
倖於觀音公此他神佛一切無用是我社古來之教
則也近來我社大有沿革偶試爭鬪則忽蒙懲役一
脫衣著則直遇罰金渾身青龍實屬畫餽兩腕鬪痕
亦無威名此社曾以漸為面是我社謂不自由世所與
君等共感慨也今日聽青称宜君說始知國賊人道

與自由束縛之理屈余輩不曾知國有靈教慢惑溺
頓愆和尚說何其愚也佛本來非我國產物元自天
竺貿易者也至論捨我父母賴他眷族也如何則畢
竟難發一言余輩雖膽甚大賭命大智則甚小矣且余
日本人祈我國神則必有應佛者他人也縱令雖有
靈不如父母愛其子之深情余捨百佛万事万端依
賴一天祖大神曾奉納於成田非少余直到成田鳴
欺問世人罪可盡剽奪奉納物也不動若吐火焰以
我神國風攘之若振鏑劍以我天逆鋒討之所曾信
之觀音自今紙屎乙起色曰歇々々汝朝深信佛教

新編 雜記 卷四

夕忽奉國教其心之輕薄不如一枚紙神教固雖可
奉何可謗佛乎神宗門之開店未久焉佛氏既張大
戶商業普繁盛於邦內不動公之開帳也持揭大榜
文爾未報之於每戶如某宮教會招牌飄然可在報
告或貼橫坊板屏為塵埃埋或懸混室牖戶為污水
泥苟以記神名紙為與寄場招牌一樣觀不亦不敬
乎雖然人之賽詣未及明王開帳觀今日教場念佛
題目聲盈耳是佛氏之党倍我教社也汝一兩腕非
能可斃况能可奪其劍乎叙代推甲忽鼓氣曰汝佛
党也即我仇敵也木像銅佛何能敵一靈幣釋伽佛

若剖其金箔忽失靈光我天祖大神在高天原也四
海無所不照百佛金色不如大神一光線况不動之
火乎我揭招牌不過報告一事如不動先開帳賦餉
袋於每戶先掠人飯米後又奪賽錢其所為不離利
一字貪心慾情无及教則速毀寺院絕其根可矣一
叟從傍駁論曰二子言皆有蔽我神不可不敬佛亦
不可不崇汝輩不知有教院乎神佛二教並說並行
然世人立兩教間有如大惑者是未了解其教也到
底以佛氏為我教門番則可矣若無守門者則恐蒙
邪宗侵寇門番則亦維持神國之一器械何用廢毀

汝蒼生能修其身則不論神佛皆可矣又何容嘴於
教門汝輩果有何善行二漢言塞激論火滅甲解惑
神乎歸乙含憤佛々然去

近年開帳之繁盛日本國中大小靈物苟有像者則
皆屈靈趾遙來東京網收賽錢磨佛光還本所回向
院則如開帳會社釋迦仁王大師本尊等追次出現
先容漸讓後容々々又見後促鼎負連爭賽詣信心
講競奉納魚河岸之獻燈魚商必大燈益大絃妓藉之奉
額愈長旆幟林立餉米山重懸錦陣繡千位万置演
劇觀物亦奇中出奇目細工巧形鳥獸磁器具妙造

人像以此二物為猿猴之舞熊羆之躍充滿一寺域

實無立錫地賽者與觀者輻自四方蟻隊作山蠅集
湧潮茶竈之彩幙閉無暇梁資之曲杵搗不及一佛
像來而闔都人課一開帳而万金費嗚呼雖因佛躰
驗所有然非東京豈能致此繁昌乎友生來問曰近
輒有靈佛名者開定例以外之帳未曾開者亦開帳
神之格雖不可測屢勞妙脚者出於神靈詭宣乎或
又入人夢促開帳乎予曰嗚呼有靈驗我佛乎夫開
也者與開化之開一樣相似世一開化則無以幻術
魔法誑惑人者靈佛亦速開化而開其帳欲現其真

躰以解人疑念也。拜一近前私聞生活辨天亦盛開帳於暗堂。是皆開化之開帳也。嗚呼靈我佛德嗚呼盛我開帳。一生曰不然。子愚見最甚矣。維新以來許佛家食魚肉故不敢嫌。膾氣於此佛骨化五倍子為山師製滄汁欲飽食都人而掠一朝大利。明王輩開帳固係商法一事予驚曰妙哉明王之妙商世諺所謂以小鰕釣一大棘。鯊魚者予始觀之妙哉明王之妙商。

夜肆

都下人口九一百萬一日所費不知幾萬金八百八

街肆店之繁昌亦可推也。商間行商市中開市竟日賣而日亦不足。繼以夜肆。夜而又為一繁昌市。乃至四衢通街繁會。則雜商曝買爭張露肆。夾路連席。經緯櫛比。百貨百器。一陳一排。夜肆則盛於夏秋。最從日本橋向淺草街為熱鬧焉。業夜商者大概隨處開店。每夕易地。昨夜所買。今夕不知其已也。賣器物者皆敷蒲席。並燒蠟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張燈火光。燭焦天薰烟掠地。僮夫不知者。誤想遙街有火事。火烟愈熾。繁雜益劇。滿街商賈。呼叫湧潮。陳丹菓與翠瓜煎團糕與甘釀。輒々搯酢飯。揆々炒豌豆。噉

天夫羅者指代箸摘歌醜鍋肉者口啣串立骨董買
 繕瑾物巧欺君子古衣商補敝袍妙罔小人彩燈之
 間賣水大傘之下驚飴其間又數處挾伎人滑稽講
 師待客集合虛鳴扇而招不聽者皆為聾賣卜先生
 見人經過頗拈箸而道不占者必有災一床售楊枝
 高藥一席堆箸匣枕函或列百物價皆二錢五厘昔住
 文十任人擇取沽金魚者撐硝子戲弄池水於掌上
 術涼虫者擔翠筠籠來秋聲於肩頭菜商以一把與
 一山為定規魚賈以十頭與半身為一則一山十頭
 價必一錢烟袋夾囊似義甚粗錐子小刀似利最鈍

數本情書春色埋塵數冊經籍仁義疏草靴之古
 物經賤吏趾歸來筒袖之垢衣脫兵卒背轉賣軸則
 多偽畫書則無真筆象牙之箸出自牛角鼈甲之櫛
 成自馬爪元夜肆品物新則出於價偽真則出於古
 舊鬻此物者出自裏店此商業元成於零落賣者不
 正買者亦然買之人多出自冷客中
 一耶一婦手巾掩面三絃鐘鏘向夕而出高調緩節
 行彈行歌似素如熟似巧猶拙此業最出於零落中
 零絲賣隱技以糊其口一曲必新內音必美清一曲章
 例不出二錢其曲意曰時適降來望之霏霰亭子縛

附浦里於庭古木執竹箒打擲之了鬢綠兒緹其袖
道請免々々所謝之了鬢亦共縛之或打或撲或又
踰蹴浦里鎖眉埋腮又泣又悲正是雪約梅花風虐
海棠漸矯眉轉睛歎歎拂淚道妾身有罪縱遇呵責
亦無是非綠者又有何罪遇此折檻綠吞淚道兒非
敢難堪唯思時次郎樣亦遇樓丁打擲兒不堪遺憾
大娘能無怒乎浦里振身恰如狂氣又泣又說兒猶
思君况於妾心乎思彼情人今日彷徨於何處男歌
婦和声声々逼真聽者環立衆皆動情名之曰流是亦
夜肆中之一物一生歎道歌者生計亦與明烏甚同

其趣曾為時次郎身飽極明烏愉快天易明烏易鳴
春夢忽與泡雪消滅身世亦與風葉零落今携浦里
說我往事而每夕鬻耻天明烏鳴而歸可憐生涯不
免明烏

紙屏閑場桃梨柿柑追時堆菓或陳雞卵或列乾菓
其菓雖大都是腐敗場前構小欄相距三尺許一筒
十矢價約半錢客擁欄而爭吹發矢所中即得其物
名曰吹取一吹筒口方客嘗之流唾之臭氣可想矢
根皆禿飛々如雨偶中必遂獲者甚少客若百發百
中則我業忽傾巧者可去拙者可來客不知乎我生

計綵在方尺場。

古衣舊帶舊而更舊，故而極敞。綾羅狼藉，青紅交錯。恰是地上之彩霓，風前之紅葉。大抵以糊代絲，洗漆補綴，裝舊為新，醫衰為健。花紋蒲團，返漆舊犢禪成。藍青皂袋變化古行纏，來一括，縵縷虱為巢穴。三尺敞襦，蚤結屯營。一客購新衣而歸，明朝映日，覩之我家，記紋自顯於冥々中。何思曾典淺黃小袖，忽化深黑外套，而復歸於舊主。青皿白碟，火桶鐵瓶，茶器又陳，酒具又排。山陽之書，常信之畫，望之真筆，近之偽物。薰烟新紙，而擬古箋。

或有後世書朱印者，此商兩三結党，一人箕踞而為肆主。二人徘徊而擬客，見人過則來，論物價。甲道甚不慮乙道，須減價肆主不顧，曰：官勿吐戲言。箇這烟管，交飾金銀鑄為地金，有若干價。然今夕始開口，故可減數錢，非敢言預價。欲去則呼，反則又說客。遂將去，僮夫聞之，以為烟管量目甚重，以元價猶不敢為。貴曰：須減半圓。翁道：已有前客言，官請可加二銖。值始定而拍手，乃故意如惜，曰：吁，廉矣。僮夫欣欣歸馬，食坊旅店，誇示之於他。則何圖，頽然質物，走反尋其商，飄然已去，不知所存。

彩燈團圓，硝盃玲瓏，有賣涼味。於炎天熱鬧間，者水也。水之聲，清涼如滴，齒牙為寒，碎堅冰和冷水，或和柑水，與砂糖傾一盃，則渾身爽然，清涼洗骨，真如開仙囊於一盃中。昔年偶賣冰者，或取之於富嶽，或藏寒雪於土室者也。當今以器械製造之，多輸自箱館來。雖大都會，非因開明，所致爭賣清涼於盛夏。一盃堅冰，亦開世恩波之一滴。

紅燈晃々，散書伊奈理須志五字。翁長呼曰：御稻荷。樣一種，魚酢形如小袋，屠油豆腐腹而盛，骨薰飯一箇半錢。一握足飽，稻荷愛狐々，嗜油磁，因有稻荷名。

都人呼物下神名者不少。餉有雷神、柁、粉、團子、有天津兒根，亦有下神名於婦人者。呼細君曰山神，呼寺婦曰大黑，呼容鬻春情於暗夜者曰焰魔。々々最流行於夜肆，蓋買之者多，住地獄裏店，予呼之曰蕩樂神。

人戶已鎖，露商漸散。茶飯豆腐之孤燈，黯淡影暗夜。發蕎麥之小鈴，鏘鏘聲高夜。正過午而更有閑一繁昌市者，乃麥湯是也。近年麥湯之盛，廣街河岸無處不開。殊盛者，于兩國橋頭，于築地新冨坊，或淺草廣路，或金杉橋畔，如上野廣路，有五十余竈夾街占地。

招子燈不異，稻荷奈燈雖賣冰者，未如麦湯之繁昌。
 水洗人熱，湯煖人身，煖而又煖，更又温之。何以温之
欲其煖則可使人魂消於麦湯中，如其風味，非余輩
異一種煖味鈍生所知，聊記其景况於後。

麦湯

數脚胡榻一縱，橫簞疊波紋，扇貯凉颼，烟管草匣
 副之，匣殊小，管殊長，後懸一紅箋燈，麦湯字外記其
 店号，燈下設小茶竈，鐵瓶磁碗，老媪掌之，先供麦湯，
 綠麦湯，出櫻湯，自櫻湯出，葛湯，次卯湯，並以砂糖
 兩箇，阿娘，龍粧，婢妍，嬌姿，婀娜，一則二八，高髻堆雲

縐巾扶紅，凉眼如賣凉，娥眉欲欺娥，桃花面笑而巧，
 柳枝腰靡而細，正是早梅香，動春信，始通一則二九，
 翠鬟沐來，點雲未理，結於後而挾以楊梅，風態浮薄，
 動止灑落，粉粧雖凝，獨如低鼻，真肥臀，何面幸，自哲
 藉搭掩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恰似白桃花綻，
 曉露欲滴，並着絞深浴衣，藍紋摺霞，甚花宿，月長袖
 如招，垂帶如呼，佇立於榻前，待客，其景况，真彼，局娼
 院一般。
 一痕團月，遙懸於淺草，天一桁，清風遠來於品川濱，
 午熱漸消，晚凉可掬，人取新浴，避暑於街頭，兩三携

手三四連肩緩步逍遙微吟躊躇火娘引袖要道請
為小憇大娘執管拘呼請喫一烟此声與往年夜娼
近是年夜娼呼容声甚相似容蟻集於榻前意指目擊
戲梅挑桃有憚而遠望者有狎而近窺者有突抱其
背而下恍惚二字去者有暴剝其裾而謂觀音開帳
奔者或有視面而調弄之者或有打臀而驚駭之者
此等客則固屬油蟲特食數片烟而不投一文錢者
也淨瑠瑠會已散去人力車行漸欲絕鐵瓶湯減松
聲自低幾燈花結星影始暗夜如何乎將十二時各
榻只有兩三狎客娘必授管吹烟今愛均及數人與

左客話與右客笑嬌於前客眷於後客恰是一枝壯
丹開薰於滿庭孤鳥電信通傳於四海客亦各異其
趣跌坐而論新聞之叢談抗腕而議台澎之征討俠
漢舞口巧吐俳優之假声書生寫情細說娼妓之口
吻傍阿娘膝頭自慢動情觸阿娘手我獨傳信嗷々
艷語於榻隅者今宵將果宿約也喃喃密語於燈背
者明日欲復同游也恰如情人偷眼注其腰此野郎
真如痴猫掉尾繼其袖彼畜生又始星之議論懶聞
人之誹謗閑語雜話雖有係世事者到底不出於挑
娘一事今宵之鹿果落孰手乎記者不能知卜者不

能占予欲問之於賣大麥湯醫者。

娘傍一客膝頭道君則曾相見於何處之人。

始見者下

君必寄宿某樓上乎果其人也客道僕亦一日忽起

相識之情君曾知則僕亦知妹君有曾住神田橋

外此宿者之混室乎娘道在某混室幾過三年當時

蒙官輩恩顧不數所敢謝也客道卿何流寓於各處

不見良緣櫻樹雖在深山人未知春風吹則必顯於

花色卿花顏一日之春必不可虛過想卿必當良人

在曰妹醜白如沙魚有誰顧之豈有能遇良緣之理

乎且妹不幸今春失慈萱無親力可恃者寄食於伯

母家偶因歌社友之勸闕店於此處主公諒諸曰

勿巧吐偽言僕竊聞卿既締盟於某夜々枉歸路問

談家也必矣俚哇所謂客邪魔於人之春游者授於

狗喰之僕亦永愁則拊投於狗可畏々々娘一捻他

膝頭曰君言真可憎客為如避之狀道吁痛々々卿

何下這暴刑娘撫他膝一撫莞爾呈笑曰娘敢謝君

請忍雖然君以無根作說調弄妹々亦不堪憤情君

言實有罪時適浮雲色月地上忽暗娘更執筆授之

吹火光潑起熟視他面目於火光中笑又一笑真是

蓮花含露新嬌欲滴滴其襟客拈娘纖手曰君若

真無生春怨請可伴僕所之願私交一言七月七日
半避人娘故示背曰時已至炎暑官賜三旬休暇君
必與彼愛話兒開長夜宴三十日夜膠於琴柱結雙
蝶一塊之夢何等樂事真可羨妹傍君影亦恐被他
詛豈可得携君手乎客曰勿疑僕決無其事若有佳
耦携卿焉往客切々諭縷々說娘曰然則官請可賜
一證女子固多狐疑死已即若不得其證妹不可敢
從君言也曰僕幸有寫真在明夕必贈之以為證曰
君心真然則春風豈不吹乎君必勿欺騙客探懷投
金曰聊呈寸志以為假證君亦勿罔僕此時娘偷他

眼以自家白臉摩他紅臉一摩客渾身如濺冷水環
乎徹底亦有與遇魑魅是即魑一樣之情遂固約明
夕殘思於一涼榻去娘追一拊其背曰君必勿忘吃
度二字客顧曰吃度々々
何人低々唱一片戀歌過娘傾耳思何其声似我情
人乎駭殺戛々一追影遂及之於街側近頃每坊
傍少年避魚方便胸裏悻々娘含怨喃喃々說曰昨夕
為期月出相遇之約月高不來月落不來何欺騙人
娘思如焦不堪胸燭即設辭曰昨則三十日檢簿合
算是商家之定額即亦從手代後侍主人前執算盤

及夜半此故不能偷寸暇也郎非敢欺卿娘歛歛涕泣口啣垂鬢手執郎袂曰所以俟君者非他娘頃日嗜酸味逾常絕不見月事自摩我肚實為非常之身桃李花開則必結實嗚呼如此肚何此肚善娘則必死有十日其真偽掩人之卷評亦不可鎖客既知娘與君有盟無曾顧娘店者開店以來一夕未遇奇獲是皆係君身聞君年季猶有二年娘幸而分身未能為川字樂噫如此身何溺於三义水乎投於野中并乎娘死生唯在君一心上說了又泣郎歎一歎曰已至其事則又不可

為照準天朝之規則可決其宜也其子若女則卿養男則郎養曰娘身不能糊其口何以能養其子曰雖然郎無策可施凶命亦無金不能寧共投於水乎娘寄口於他耳曰彼阿杉婆勸娘為某妾聞官等高娘瞑目忍耻一侍其枕藉則擬謂其子亦有辭事果成則母子女閑君亦無憂如後與君尋偕老盟又有策唯以流身故敢謀之於君々若諾則娘行郎撫膺少安曰雖稗史家筆未聞有如此明策策音亦與作通郎決無異論卿速可行也娘又起愁色曰杉婆道辨一行裝束浴衣已垢常帶已敝自非贖曾典衣與帶更裁一

新衫不能行其金若干獨如之何郎低聲曰衣裳則
在郎店金則謀於同儕償之唯卿勿誤其密事二人
密語良久已止手自相觸脚自相交正是鴛鴦合翼
將眠波間提燈一晃革靴登然巡吏叱吒於不意來
兩箇吃愕驚散蹶於案摩師杖案摩亦驚蹶於睡狗
哮々刺々皆驚而去

二箇工男剥裳跌坐於一榻甲肩帕乙手之甲謂乙
曰頃日無大匠事工料亦減百般工人謂利則利然
其分際可知到底無大勝利小可輩雖倒步難敵藝
人能讀橫文一册巧吐異人假聲則忽上官員倨傲

尊大不人視人余輩卒七年季漸為一日五十錢之
人不亦愚狀乎觀彼俳優殊可謂盛如守田座既詳
編專寫一新景况為大熱鬧且彼何娘戀慕亦一幸
福娘連若聞惡評彥三輩忽起憤怨十倍防我夫侮
彼元一箇乞食天何愛乞食不愛一人乙曰金杉之
新座亦豪氣之一中娘容嘴曰權郎改稱團十郎閱
新技而揭名何等奇觀甲曰娘公既一觀乎曰否聞
之於金名郎乙曰雖火於瓜無建金庫之日途寧為
一大牢携娘公可到金杉甲曰可矣妙矣善事則可
速餠糕則尊温明朝直可繰出乙曰休々明日一六

斷髮連中占斷觀棚小可氣象雖非敢慳劣觀携猫
 店怪獸一故謂絃忽澈痛癢勿乃不如避娘曰斷髮頭顱
 必暴妹甚厭之請期他日甲曰娘公猶厭何等斷髮
 或憊黑奴乎彼亦斷髮獨不欲之也如日本人則可
 無君不愛者異人剃赤髮則猶可矣聞娘公擒山手
 大將既弄之於掌上何等引力引音與彦三權郎固
 不及谷風雷電故角亦不可及也况大工墁匠乎百
 工終日之勞料不如娘一夕枕價文明乎開化乎皆
 歸婦入一尻故有夫則必尻之尻亦大尻柳橋怪獸
 論其藝價不如鳴蜩一声猫之繁昌亦先其尻後其

面部真尻則金匣也雖猫皮薄賴尻有金能不破裂
 不亦奇乎乙曰旧雪駄雪駄有金屬廢而新雪駄行是亦
 一新中一物娘掩他口曰這口可惡甲曰男子之上
 口雖惡不取為害女子之下口雖好能為災娘公下
 口若能語則何等惡醜小可口則端正之口未曾吐
 一虛言乙鼓氣曰虛言與禿頭元不可結且裁言乎
 娘改諱曰劇場行之約除明日則又期何日乙顧甲
 曰想一日費用約五圓金汝能償之乎甲曰俳優固
 非余性所欲以余一片假聲不如換五圓觀也娘曰
 謂不吐虛之口未乾忽吐虛何等拙夫何等未練娘

上口固不吐，虛下口則未食一物，無可吐者。汝輩兩口難敵娘一口，豈可抗娘上下口乎？摘他鼻頭一扭，甲乙曰：此手可畏，即擒大將之手。娘大冷笑曰：世謂之摘鼻野郎。

西洋斷髮舖

十尺小肆，漆板擬石，塗柱欺鐵，形如異人館，而與初編所謂西洋目鏡舖甚同。其趣一箇秃棒，頭圓如玉，著花，渾身斜畫紅白二線，建之於肆前，以為招子。紫西人則帶雪白，東人則含菓紅，白二色，則像之圓頭，則拔去頭髮，歟。予將問之於博識先生，中央安竟

子一隅設水甕，懸剪刀於其側，獸皮以磨剃刀，毛刷以代密篋。客凭凳子為如趺坐僧之狀，親方立其後，下剪刀，斬々軋々，髮隨鉸飛，席上髮可掬，全頭髮了，則塗洗膏而沐之，澆香水而澤之，頭顱始輕，人皆呼快。因循髮，忽化悶化頭，無復顧，糞船束藁者，世入一入斷髮党，則喋々論英佛之風俗，其容姿亦有不異其國人者。僮夫聞之，以為凡有學才者，自頭顱至趾踵，皆從海外輸入者也。是非敢然，開化之風俗亦復古更始之一物也。今觀都俗，男而不斷髮者，曰因循，婦而不剃眉者，曰開化。或有壯而蓄鬚，正學古代風

少郎或有老而磨齒再開十六春情婦呼之謂文明乎我國上古則男女皆被髮而服窄袖古與今則特不過左其衽與右之爾是即復古之一新風而決非輸入物人亦泥於旧習而勿費香膏與掠頭頭顱既開化則心腸亦自可為文明也斷髮頭則可謂開化雛形器物成自雛形開化始自頭顱々々則腦水之居室腦水則四肢之長官々々若因循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踏皆不免固陋勸乎々々我党小子束髮依然為髻不知所以斷之苟托頭於我社者則開化之徒也七髻八頭艾之無餘斷乎斷乎我待頭者也散

髮有數種曰英風曰佛風或曰日本風其值每店雖不同初艾則約不出於二三銖間再艾則七八錢較近有稱一寬形者剃前髮與中髮而艾其餘髮恰如寬形因循與開化戰於一頭上名之可謂半開頭乎是亦將問於博識先生

代地隱居自稱博學之古物不曾懸泰西事情於鼻頭開化議論入耳則顰蹙而不顧之一生叩叟曰蜻蜒結立於叟頭也久焉何與髻雪共不掃之叟如確乎送生涯於頑固中則雖遇昭代無一樂事叟又有何樂叟舉頤苦笑曰世人斷髮則不論其賢愚統稱

之開化頭顱雖能開化心腸未洗濯則無一裨益汝
亦有何樂君子訥於言而欲敏於行開化薄於虛飾
而欲厚於實行更甚不欲當今之風俗世人道孔子
之道則迂也釋迦之說則虛也獨以夷人之寐語為
有利果有利則人信之也不待言然如洋學私校則
中途而廢頽恰如裏店婚禮大低無稱長持者此蔽
則流於虛飾而生於費用不能支謂學校則始建築
羨室而必張大門戶終多數月間而瓦解者學問之
道則在其書不在其室未聞有受教於王樓則進聞
道於草廬則却之理泰西諸國則謂起我力不能維

持之大業者為英雄乎學校而有不如教一冊商賈
往來寺小屋先生者唯賣虛飾而無實行者如戲場
觀物招牌何足盡信斷髮頭亦質開化之招牌更惡
口吐虛義而身無實行者故頭上之蜻蜓未掃也更
說了將着歇履去生留袖口老先以斷髮為招牌々
則元其招牌也然以招牌為虛飾乎西施蒙冀桶
則人皆掩鼻而過小町為乞食則人必掩眼而不顧
是非其失義只由欠其粉粧不見人愛顧也爰有大
洋學士頭戴束藁腰橫長劍短袖矮袴頭真乎頑固
面則人必不信之也又爰有一生雖未讀一葉洋書

頭既斷髮，身纏洋服，踵着革靴，則人視傲有學力者。風俗既開化，則言行不必固陋。是皆因有一箇招牌也。芝居不揭繪看板，則無顧之者。名藥不敷功能書，則無買之者。況人而無招牌，有誰目之。史大笑曰：頭髮則僅費二銖，而能開化。肚裏之臭垢，則何以能洗。生曰：有々。近頃病院之盛，以器械視患者，胸部又如吉原，則既設檢癩院，專有下門之穿鑿。上部與下部，則可得能洗之，所未見，則總寸許中部爾。是亦必有發明良法者，而能洗之。僕則經濟家也，須問之於窮理家。天下人民未全開化者，則畢竟招牌之數未多。

也。今大募斷髮師，盡捕長髮人而斷之，可矣。親方止剪刀曰：斷髮則小可之職掌，雖百萬頭，我社能芟開化之請負，則先可下於余手也。史曰：頭顱則雖托之於此，舖肚裏之洗濯，則委之於何人。窮理先生亦住於何處。親方曰：人各有職，頭部則小可司之，腹部則欲謀之。於西洋洗濯肆，肺腸如敞，則送之於西洋裁縫店，補綴之，則如何。衆大笑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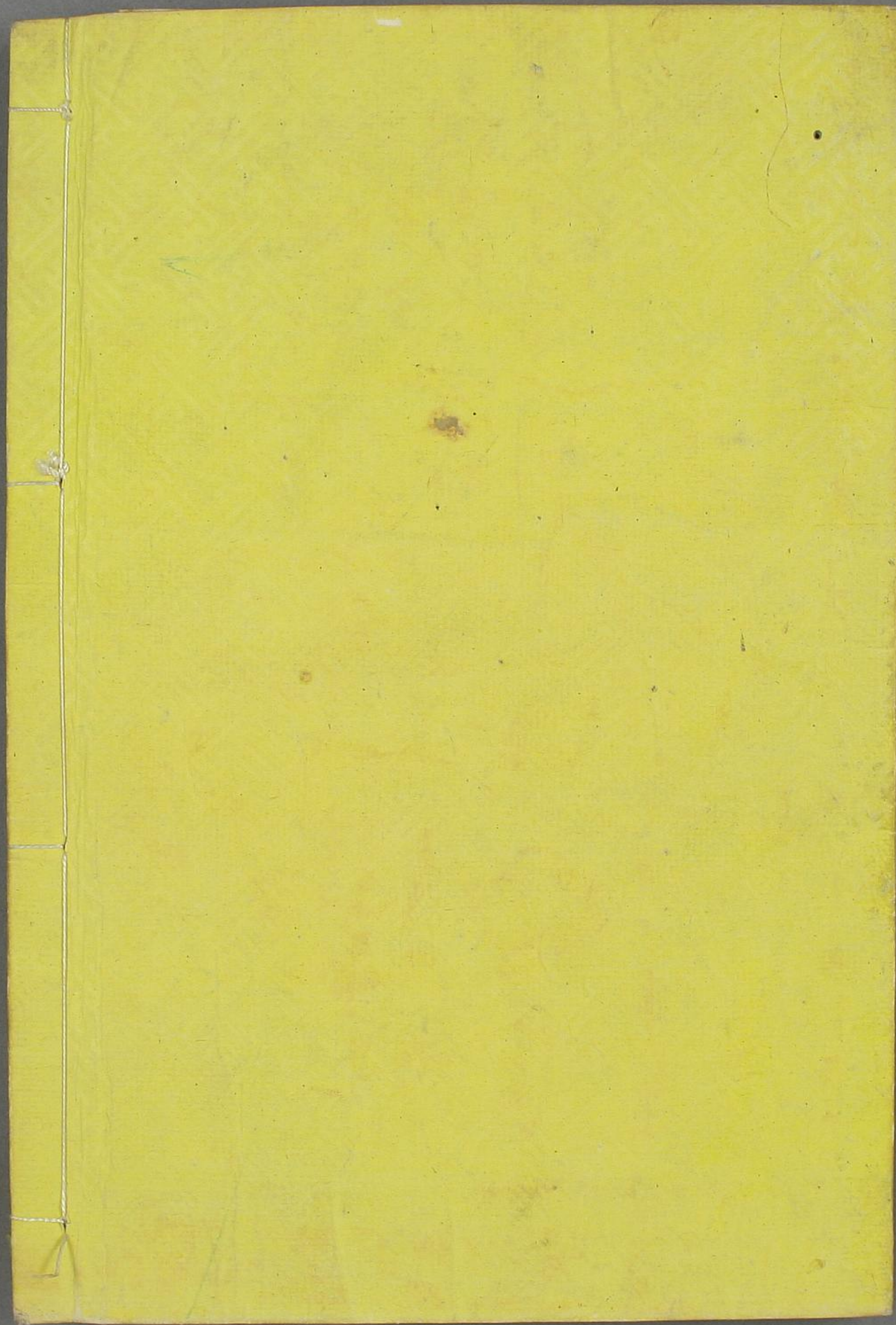
昭和四十四年
五月二十五日了
此卷 此日 火暑 三十有六 度也

東京新繁昌記卷之四終

明治七年第十月
發京橋銀坐三町目
行兌 山城屋政告

010190532106

48-13758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年十月刻行

服部誄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